



二酉園續集卷之四

序

秉燭堂二選序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余友費民益謂陳彥克善晉人書及讀押歌詩
選淘沙文選乃門人荆學憲擇而取之十財一
二可稱三長云彥克有高才令合浦仕宦不達
輒投劾以歸一日遣子秀才嘉燕謁余謂余神
交俾訂序焉昔魏文帝嘆古之作者寄身于翰

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于後彼年壽榮樂其易盡者又常期耳陶淵明感士不遇而賦之所稱懷正志道者或潛玉于當年清操潔已者或沒世以徒勤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自己者乎彥克體氣高妙藻思綺合意有所屬千言立就所上林學士論珠書卽盧仝採茶墜崖之意柳子捕蛇蠲賦之說也而竟不大用至感遇一詩誦之令人

有唏吁莫禁者優游林谷大放厥詞如雪蓬處士古囊山人其素心往還者與山水之好田園之適形之篇翰不一而足假令彭澤不仕終隱柴桑其言何所假託自足傳後又安論遇不遇也彼貧賤攝于饑寒富貴流于逸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如魏文所痛亦古今人情之大槩也視彥克何如哉竊高彥克之志而道其大都如此若其文某詩法西京而宗大曆自成一家言荆公品確矣桓君山之乎揚子雲豈阿

私所好者哉彥文名所有號四樓逸叟家壺公
山下

入閩游草序

學使顧道行往爲南吏部郎有詞名寄余淮上
詩入蜀周國雍守順慶出道行清音閣詩與余
讀之未嘗不篇篇稱善也入閩談藝驩甚復以
游草俾余序焉余觀詩三百篇十九首至于唐
咸有定則如規矩方圓之至自昔名家範往哲
以明已意善乎鍾嶸之品也茂先之詩出于仲

宣景純之詩出于安仁靖節之詩出于應璩而
協以左思風力彼才不逮數子而師心屬意欲
振藻擅名斯亦難矣道行天才俊逸遠寄冥搜
形諸篇咏結構師古多冲曠之懷澹泊之味大
都古體宗靈運間似明遠近體宗摩詰間似應
物絕句宗龍標間似隨州歌行宗供奉間似嘉
州至婉轉清便點綴映媚所謂流風回雪落花
依草似之矣夫武夷石竹鯉湖玉華洞諸勝皆
神仙窟宅道行詩有仙氣豈真得山川之助耶

西園續集 卷之四
余讀道行詩而嘆古人之當法遂以古之品名家者品之非臆說也異時道行詩益富而傳益遠安敢謂其人生于六朝三唐之後哉道行壯齡未艾業足名世若達夫工于暮年子美細于晚節余于道行有厚望焉又安敢以茲編槩道行哉

項季子集序

陳子曰永嘉蓋有項甌東公云予嘗欲走吳越登天台雁蕩諸峰訪今昔名賢如甌東其人者恨不與之遊也去歲識項季子思文于長安邸舍時季子出佐吾郡貌清修而語要眇感慨有父風予所向慕奚必親炙哉後以燕遊諸詩示予予誦之琳瑯悉合唐人格調思堯伯仲以文學紹參政公舊業乃復見季子耶昔漢太史令司馬遷文冠千古唐杜工部甫詞人之雄也識者謂談審言先之雖二公材美尚有籍哉參政公文章行業霄壤並茂曩宦于楚片言隻字留于楚者動關國體楚人寶之宜季子有斯作也

語曰卅穴多奇毛今觀項氏不虛矣予觀昔時
擊甕叩鉞之夫其呻吟中節采于名家聲施後
世况季子之詩乎又千金之子馳情輕肥利令
智昏不嫺於文修詞如季子者可多得乎季子
懷瑜抱璞阨于下寮第年二十餘耳由茲更進
陵轢有唐諸家是在季子予雅愛季子又愛季
子詩謀刻郡齋季子謙讓未遑也會予同年友
人潛江初幼嘉氏乃參政公仕楚時聘以誨季
子者來訪季子命鋟諸梓季子始唯唯退請予
引其端予因題曰項季子集且敘之俾世有以
知季子也

天岳山人詩序

華容舊多文章家如按察周子賢洞庭漁人孫
仲可并其子必繁俱以詩名後必繁致余書道
謝子詩又翰林王子引瞻語余曰子見天岳山
人詩乎詢之卽謝子後山人以詩來余與語合
山人酒酣目炯炯發高論取古今作者而提衡
之如揖坐上且言李何論詩之辨實異而同余

謂三百篇以至唐人詩教大備今無其意而攻其辭則本根支離而難訓襲其意而遺其辭則體格卑弱而無當合意與辭而不極力變通化其蹊徑卽欲成一家之言以名後世可乎語曰不班白語道失吾知其無能爲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山人唯唯別去翌日山人出平生詩示余余讀之真有志于範古者其辭意大都似矣又屬余序陳子曰往關中喬景叔督學吾楚見山人才大竒之以爲國士此宜出入金馬門者竟老一學宮博士何哉詩必窮而後工無怪乎山人之窮也山人名文軌字同甫號天岳山人

西齋集序

余讀陸賈枚乘匡衡陳琳鮑照張耒徐積諸子之作願爲執鞭出守于淮知諸子淮人也獨文潛節孝集尚行于淮耳及讀侍郎胡公璉南津集其子御史公效才其孫給事公應嘉疏又與徵江太守公善侍郎公少子也嘆曰淮古多文人昭代在公家乎太守公曰效謨何可當焉有

西園續集 卷之四
父兄在耳去淮十二年太守公以西齋集寄武夷山下寓書曰淮三百年間所去見思獨明執事幸明執事定吾言以慰吾思乎余讀之文簡而有法詩婉切而有味且博雅好修翩翩乎南國之佳公子哉往吳汝忠吳惟一俱余翰墨交老而下世淮寥寥焉太守公之繫淮文獻其桐江一絲乎寧獨重胡氏也

書傳禪言序

虞夏殷周之文見于典謨訓誥出于秦火孔壁訛訓于伏生夏侯歐陽諸家之口經幾絕矣宋熙寧取士用王氏說大傷于鑿蘇子瞻楊中立程伊川呂東萊各有辨說大都攻王氏耳考亭獨言荆公有善處授其意于蔡仲默爲集註先職方公有一二臆說不佞思筆之未能也閩中馬子叔華其尊人大司徒專經曾作敷言統一理學今復爲禪言多益舉子業偶携是編訪余章江正焉叔華善讀父書者哉

林天迪詩序

林子天廸有玉鸞社稿蔡職方伯華敘之有瓊
枝稿徐方伯子與敘之有叢桂堂稿王侍郎元
美敘之有拊瓿稿王文學百穀叙之天廸以四
詩質于不佞不佞嘆曰古今人論詩余有感於
才之難云盖才本造化而詩以發之悅豫之情
宣於春鬱陶之心凝於夏陰沈之志遠於秋矜
肅之慮深於冬而寫氣圖形屬采附聲如灼灼
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日出之
容喈喈逐黃鳥之詠所稱思經千載無能易奪

使非造物者有以畀之安能以筆端發化工之
妙哉語曰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其實也男子樹
蘭而不芳無其情也至幹以風力潤以丹彩綴
學鑽厲天才始見故楊雄于桓譚命其讀賦千
首而殷仲文天才弘瞻尚恨讀書不多耳天廸
少有異質出語驚人慨然志於作者之場宗伯
公異之命爲舉子業乃天廸不喜爲舉子業獨
喜爲詩家多載藉日夜下帷內無乏思外無遺
物可謂識子雲之竒半袁豹之書矣所傳四詩

若古若近體勿論視黃初建安大曆貞元諸名家爲何如要之升堂覩奧富艷難蹤如珊瑚琅玕木難火齊弗資鏤琢而自足偉觀其天才之高邁者乎昔司馬遷歷覽而文著杜少陵晚節而律細天廸盛年而遊日廣翩翩乎安能窺其止哉或言林氏勲伐爲尚書者四人詞臣國師三世遞傳此國家三百年來無有也至論文章家有閩士有天下士卽天廸一逢掖吾安敢以林氏之子槩天廸哉天廸起謝曰雖有拱壁以

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吾爲吾詩以卑吾志

王生題辭序

唐人詩數百家至清逸盖有孟襄陽云當時供奉拾遺號大家多心賞之閩中王生汝存在諸生中稱詩王懋復參知批點百篇絕類浩然夫襄陽自言棄于明主而疎故人終身不遇汝存精制義遭際明時何患無賞音之士哉參知少在翰林有詩名雅重汝存異代稱之閩有二王矣古今文人遇不遇何可等而一之惟定其言

西園續集 卷之四 八
之是而已

王生詩序

王生汝存以詩質于不佞不佞題數語王敬美督學入閩見汝存詩又見不佞識賞以爲竒邁乃兩人薦于御史大夫沈公直指使者楊公莫不謂王生才士當視一第如芥及職方蔡公典閩試故與汝存爲杜中交亦不第蔡公曰此蘇長公所不能于李方叔者也顧二三公知子子何患焉投詩贈之中云郢詩自有知音在方伯

參知總國工而敬美序其詩謂鄭善夫以氣骨勝汝存以情致勝其詩俱足爲閩重云汝存一日過我泣曰湛遇先生而感生平之德於楚也往湛少年骯髒不喜爲舉子業獨喜爲詩里中爭駭笑之以爲病狂石首王公僉憲于閩見而異之枉駕衡門締布衣之交崇陽胡公督學于閩試諸生第一以爲國士無雙歲丙子蘄州周公令海澄揚中得湛卷恨游揚之不力御史大夫麻城耿公左伯京山劉公參知安陸楊公後

先于閩而禮湛尤隆有族人交訟累及于湛者
兵憲衡陽歐公訝其名曰夫夫非工古文詞者
乎命衣冠見而罪族人七公皆楚人居常則鮑
叔牙之知也患難則越石父之感也尚無以報
柰何辱先生之知乎不佞嘆曰前擬汝存詩于
孟浩然浩然亦楚人也昔楚國有璧卞和則足
荆山抵鵲終爲天下之寶語曰士爲知己者用
女爲知己者容願汝存懋之王生撫然曰司馬
遷言古者富貴而磨滅不可勝記惟侗儻非常
之人稱焉必附青雲之士倘湛有聲稱於世哉
竊附諸先生矣不佞感汝存之重知己也復作
王生詩序

宋化卿詩序

嘉隆之間海內談藝之士無不締交不穀者萬
曆而後有鎮江鄔子汝翼金華胡子元瑞華亭
莫子廷韓馮子咸甫四子者天下才尊人皆仕
中朝家多藏書游道日廣聲名籍甚俱稱莫逆
云乃今得宋子化卿矣化卿尊公右丞同不穀

舉進士官江西行省一日見化卿近體詩語麗以則思深以逸竊異化卿鑄厲制義思致青雲之上何得遊于開元天寶間耶右丞言化卿少無綺紈習薄舉子業不爲刻意爲詩往在童年屬對有奇句化卿于詩蓋天性也嗣見長歌絕句及五言古氣暢以弘旨玄以邈又異化卿年未逮壯去漢晉千有餘年何得游于建安太康間耶右丞言化卿晝則下帷專經夜取百家諸子而潛精之風晨兩夕燈常熒熒也化卿于詩

蓋宿學云化卿有讀書樓在孤山之傍乃西湖勝處斷橋流水空院落花情景俱適而往來山陰道中昔人詩有評如剡溪雪夜孤楫沿流乘興而來興盡而已者斯又湖山之助與敏而好學名溢縹囊右丞有子矣時時以詩就不穀正焉不穀何以禪化卿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夫日新又新充實光輝大而化之至不可知古人聖于詩而品者神之庶幾哉經世不朽之業乎願化卿之進

于化也既題其集而寓書二三子有得朋之助
焉廷韓業與化卿善

踈狂山人詩序

踈狂山人詩者吾叔正卿氏所著也山人少抱
異質長喜吟詠工八分書興至作山水長幅家
有千金就酒家散之不顧也晚官貴陽黎平府
幕已而棄去益工于詩卽不擬古誰何大都風
雅之遺焉山人送余入蜀詩奇甚一日與友人
登錦屏山絕頂酒酣歌之其人以為絕似李太

白今集中亦多有類之者每手其稿示余命余
一言嗟乎山人揮金若土棄官若屣乃疾沒世
而名不稱此何可窺哉山人名格字正卿號踈
狂山人

蕭凌喬詩序

蕭子凌喬有詩名在江漢間手其集謂余曰威
遠兄墓公銘矣博士兄詩公序矣處士兄壽公
文矣乃小子卑卑竟無言也余嘆曰唐人之重
詩也其佳句在猷畝往往聞于巖廊之上如明

皇朝令孟浩然誦所作以不才明王棄荅之乃
曰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是知浩然
者也德宗朝命韓翃以駕部侍郎知制誥時有
同名者中書以兩人進御批云日暮漢宮傳蜡
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其詩也是知翃者也憲宗
朝問侍臣云有一士人能詩而姓名稍僻宰相
以包子虛冷朝陽爲對遂誦戎昱詩云千金未
必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是知昱者也真宗
朝問侍臣云近日酒價幾何丁晉公誦杜甫詩

云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大喜
以爲一代之史是知甫者也凌喬詩豪逸清婉
中多竒語倘采而獻之闕下安知不待詔金馬
門從容著作之廷乎而白首山林私心痛之竊
恨凌喬不生于唐又恨官不近幸無能薦凌喬
如唐人也凌喬窮益工老益壯意氣翩翩頓足
起舞曰吾適吾興耳無論榮遇如韓即使吾詩
如兩襄陽千載有述焉何益于齒髮獨檢吾詩
則濁醪芳醕時時有之異日巖廊聖天子問公

酒價以小子詩對之如子美故事不亦可乎夫
興真也名浮也凌喬達馬真詩人也

蕭凌雲詩序

余爲蜀學使凌雲自新安轉新津諭方待其至
大益書院而凌雲不果來也其恬退而明止足
余爲詩壯之世有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可愧
矣憶髫年回家兄光祿公與伯仲結文社今三
十年而凌雲髮鬢鬢白凌雲好讀古書工吟詠
而書記之文尤有所長每索其詩凌雲逡巡不

出後命其子如蘭手錄一帙寓書數千言其略
云翔少日讀三百篇長誦漢唐諸名家言每有
所得擊節三復又友吾子奮臂攄情強爲酬應
亦過高唐者之謳也處睢渙者之繪也而吾子
憐焉無以少年惕勵頗抱大志囊螢映雪編蒲
緝柳幾于古人而垂老無成恐先朝露不得已
而求其次茲非寄壯懷者之一班乎幸爲我正
焉嗟夫厚哉君子之于故舊也余覽其書感慨
泣下至不能寐讀其詩而序之序曰古詩春典

其建安之骨乎而能道其衷近體適麗其杜陵
之矩乎而不襲其語重倫教而關風猷非徒朝
花鳥者昔大梁左舜齊弘德間才士也與李川
甫先生善先生作傳嘆平生故人完好者惟左
生耳凌雲吾故人今完好矣寧獨詩哉寧獨詩
哉

滄浪詩序

余髫年從刺史張先生游時邊子長余七歲苦
學工文補諸生兩中鄉試式限于數直指使者
兩移檄獎焉年五十薄諸生不爲耕滄浪之野
且曰清則纓兮濁則足吾往濯之遂所欲自稱
滄川山人徃徃詠歌自適與家黎平公光祿公
相倡和余在仕別三十年一日緘其詩曰遨老
且賤何足與談詩真效顰云耳今之貴人舊故
多梯山航水訪焉一文囊索則曰厚我矣安敢
以世俗望公哉得一言九鼎矣余心壯之嗟乎
山人學博若孝先才美若文禮彼五經之筭章
華之賦得時而駕乃山人蓬累而行視二邊在

漢著作東觀出守九江懸絕天壤余幸其窮而能詩也又幸其詩質而不俚豪而不麤不作老學究語也山人聞而嘆曰古有悲士不遇而賦者謂我之心矣哲已能付我之言矣哲已能選公言同心哉請書滄浪詩之首

六合內論序

莊生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蓋慎之也彼稱春秋議論正謂有經世先王之志云耳王子君弼著六合內論二十篇惓惓于本實文武之間余讀而善之王子蓋有志於斯世者而困明經託之著述其言感慨多憤而上下古今本先王宗旨不違世而拂經也或言王子年少而語大身隱而語顯無乃見卯而來時夜見彈而求鷄炙者與余謂王子非空言者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斯其志乎昔克著論衡符著潛夫通著中說無論王子遇不遇其言光前修矣王子問竒字于余余尤竒茲論也敘而傳焉

羅氏族譜序

往弘治戊午郡中有汝楫羅公以春秋魁楚公
有才名未用而卒其子孫又復湮沒墓在江北
里中余每過而式焉比識中竒羅生生誦公遺
行刺刺不休予訝之出所修譜謀始知公與生
皆元志道公之後一爲天復一爲止善後戶役
方析生書至善派其世系生卒最詳在天復者
略書闕公之履歷夫世人柰何徒慕位高金多
也至忘其祖之諱字有修譜者又依附于名家
縉紳先生且冒爲之今羅生閭巷之士耳能道
其先世獨詳所自出旣不遺且不飾生也賢乎
哉予與生客長安最久因念其先有懷才弗試
如羅公者卽生遠裔道之尚使予咨嗟嘆慕况
樹立大于公表揚大于生者乎因書諸譜首不
能不交望于羅之後人矣譜留年餘生屢請始
得書

歐陽氏族譜序

先職方公嘗言井田廢而天下無善治宗法廢
而天下無世家夫宗者尊之云爾古有祿秩而

法易行後世貴不世祿代不襲賢而法易弛然
維宗法者譜也不佞譜陳氏而南國興焉潛江
歐陽氏譜矣歐陽文忠家有名譜惟眉山氏埒
之乃津津談禹也給事公又口文忠何得嫌子
遠胄古人多重本始云今列大傳始叔謙給事
公之祖也斷世系自子炫謙之高祖也統明而
不淆事核而不浮文質而不俚若惟承者速肖
永叔矣問序于不佞不佞嘆曰禹爲姒姓其分
封稱有夏後封歐餘山乃稱歐陽也當洪水滔
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之日羽山且殛塗山且
娶啓且生矣不恤其私盡力溝洫八年于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蓋仁天下之心如其族故以四
海會同萬世永賴之功任于一身公之則天地
萬物吾一體矣况族乎私之則肝膽胡越眉日
齊楚矣况族乎眉山氏曰一身而分至於塗人
吾譜之所以作也卽歐陽在潛江者繁富夥夠
不可單究夫非禹之身哉故曰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又塗之人皆可爲禹者也給事公有仁天

西園續集 卷之四
下之心而未竟其用作譜以仁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竊于歐陽氏有厚望焉

司馬溫公全集序

司馬溫公蓋晉之夏縣人宋南渡有吏部侍郎封河內伯汲者徙會稽山陰而邵武太守社十六世孫也寓書章江之上曰吾司馬在浙耻仕胡元 明興而顯也若祭酒公詢助教公軫水部公堯侍御公璽及先比部公相俱舉進士有還居涑水之意後社同猶子暉舉于鄉鄉人

愛重焉今捐俸新祖集願得一言弁之昔文正公嘗收父集而感手澤之存太守承先志矣序何可辭焉序曰孔子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文也者即乾之成象坤之效法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也自古禹稷伊周或矢為謨或彰為訓或衍為誥傳之至今何其文也必本于誠而一焉此天道也而宰相代之三代以還惟范希文司馬君實稱兩文正耳今誦司馬遺文如始事仁宗國嗣未立天下寒心公奏建儲狀凡三上

故韓琦等重之而大計定繼事英宗公論陝西
刺義勇爲民患論斬任守忠姦蠹且言簡拔授
大業與晏駕繼統者異故濮安懿王準先朝例
得封贈而大禮成及事神宗西戎以橫山降矣
公言不可竟爲邊患王安石行新法矣公以身
爭之朝士倚重哲宗卽位起公于洛如論西夏
禁私市赦西人罷保甲罷青苗舉十科諸劄皆
安攘之大也至嘉祐五規治平一疏體要進于
熙寧賑濟論于元祐其言真如食可療饑衣可

御寒藥可治病而名震天下雖婦人孺子九夷
八蠻感而流涕遼人勅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慎無生事開邊隙夫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
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伊尹格于皇天
周公勤勞王家公心之誠一上同古人故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其文之傳遠與謨訓大誥等諸乾坤矣易
之象曰鼎玉鉉而大吉渙其群而元吉其公之
謂乎余常言兩文正在宋不專以文名如范記

嚴子陵祠記岳陽樓司馬記諫院題名傳圍人
皆絕調也歐蘇曾王又何加焉若孟子隘伯夷
之行而尊孔子以大之韓子小顏氏之樂而尊
孔子以賢之通鑑一書又志在春秋者哉昔蘇
長公謂范文正公之德業不待文而顯其文不
待序而傳幸挂姓名附門下士之末况不佞敘
司馬公文而託諸不朽者乎獨謂兩文正同于
禹稷伊周千載而下無與並焉當有感于余言
者

曾襄愍公復套議序

嘉靖末年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前有曾公銑後
有楊公繼盛與鸞不合 肅皇帝知兩公之忠
也而分宜壅蔽相連受戮後鸞族誅籍嵩家天
下大悅兩公之言先入也隆慶初年奉 詔卹
諸直臣謚曾公襄愍楊公忠愍令有司祠祀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楊公奏草久行于世曾公復
套議其子別駕汴刻于江西余反復讀之而嘆
公之忠于人國也議稱匈奴不過漢一大縣漢

武遣衛青出塞長驅卽周天子命城朔方者蓋
今套地云 肅皇帝雄才大略覽公䟽而壯之
且云前此邊臣無以逐虜復套爲言者真有周
漢之思乎至于定廟謨立綱紀審機宜選將材
任賢能足芻餉明賞罰備長技八議其言彰明
較著可坐而策之順內治而嚴外威公屹然長
城矣庚戌之秋虜薄京師烽火通于甘泉公所
未覩者一日內使云復河套而虜去開馬市而
虜來何闇於大較哉 上聞而疑之此鸞之禍

所以不旋踵也克公之心其真匈奴未滅無以
家爲者乎假令前議得行則 世廟英明與
二祖之犁虜庭驅沙漠者同揆而公橫草之功
赫赫等南仲漢驃騎諸將不足言矣柰何飲恨
被誅至今談者無不酸鼻而流涕夫虜爲中國
患久矣河套係華夷大界而鸞跋扈引虜入內
社稷危如累卵公發于前楊踵于後皆以安社
稷爲悅者社稷無虞而得致其身雖謂死社稷
可也公沒二十年後而 穆皇帝朝虜議貢市

邊士稍稍安枕說者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
此有如 主上思禪姑衍臨翰海封狼居胥山
得忠良如公者起而復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
馬公之蒙死而竭知者孰謂非長策哉昔魏相
條鼂錯之論蘇軾表陸宣之奏公議雖百世可
復也是在有天下國家之志者

東岱山房集序

李伯承先生家泰山之麓名其山房曰東岱山因

名其集先生當 肅皇帝末年爲尚璽郎與先

職方公講藝都亭意氣翩翩致足樂也不佞與

先生往還爲通家交先生曾序淮上詩而以其

集授不佞序焉會奔走閩蜀逡巡不果武林有

山人徐孟章者自東方來先生寓書惓惓于不

佞之言也憶 國朝文章弘德間獻吉諸子正

其始嘉隆間于麟諸子振其宗先生後先揖讓

超乘而上雖謂 昭代有三李可也詩自三百

篇以迄于唐惟李杜稱聖而天才高邁惟供奉

一人而已才具而後可以言情情達而後賦比興託焉照燭三才暉麗萬有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往往寫難狀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豈易而工耶昔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自言精力盡矣故踰矢于山而飲羽于石羿射雀目志在左而誤中其右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唐人于詩蓋弓之功射之巧也先生生長齊魯齊魯于文學其天性也况少有異才豪逸而不羈富艷而難蹤斗酒百篇見者輒以謫仙竒之弱冠登朝吳下王元美溧陽馬應圖京山高伯宗皆一時之儁也與先生莫逆交日相品騭肅皇帝受釐西內垂拱無爲先生出入周衛之中掌在符節絕少朝叅與避世金馬門含毫栢梁臺者何異哉每一落筆卽纒纒數千言不休海內學士得其操染者莫不珍而藏之先生亦自以詩爲清心健志之助往與先職方公倡和有年來詞客交游遍到處逢人翰墨場之句今集中無有也豈刪者偶遺之耶先

生既富詩人之才自縣令以至墮卿十年不調
歸田又三十年朝吟夕詠引作者之繩墨視弓
人于弓羿之于彀也不啻過之大篇春容短章
寂寥真可驚風雨而泣鬼神者夫獻吉深沉雄
渾如大河之層冰而先生則益之以細也于麟
清新俊逸如峨眉之晴雪而先生則濟之以弘
也虎變而炳豹變而蔚風行水上而渙皆文也
皆可鳴一代之文明之盛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前有比地後有濟南鼎足中原矣至憂讒

畏譏謫判亳州終身被廢斯亦夜郎之貶焉

明興有先生其唐之有太白乎評詩者尚謂先
生厭薄李杜獨喜初唐或少年偶語耳先生肖
太白者十之七晚節研精肖杜陵者十之二三
焉先生每謂余曰今之詩美則美矣非唐詩也
五色異采各成一章六音殊調同歸一雅故太
白苦于七律子美短于五古襄陽止工五言昌
齡僅擅七絕據一長率爲名筆矣先生諸體合
作不但如青蓮之長于歌行絕句已也其真思

二聖閣續集 卷之四 五
兼古人而蓋代者哉題數語弁焉聊請質于先生云耳

清暉館集序

往壬午冬余補官長安海內諸才士詣公車者集闕下結文酒之驩臨川謝友可南昌胡孟弢嘉定殷無美汝寧劉玄子蘭溪胡元瑞江夏丁元甫尤赫赫著聲與余莫逆後有成進士者而友可歸山中問學日富文日益有名偶以九紫一班諸草屬余正之而序清暉館集余讀友

可作而嘆變化之無窮焉巍巍乎志在高山其匡廬九疊乎洋洋乎志在流水其揚瀾九螽乎蓋天地之數自一至九自九至萬參伍錯綜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故九丘之書九成之樂九疇之範九經之政羲皇虞夏殷周之文在焉今觀友可其賦藻麗有凌雲氣或變而典則也其詩竒俊瓊敷玉藻或變而冲雅也其文婉縟龍翔鳳躍或變而簡古也清詞妙句炎絕煥景

卽友可造詣吾不知其所止大都九而萬頃九而萬仞真得湖山之助云昔古人爲文多得之日力少則象谷壯則中天暮則崦嵫友可少壯其氣豪爽可掛長繩而繫西飛由變而化由化而神斯亦負大鵬之翼垂青天之雲矣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靈運惠連玄暉各溢縹囊吏部公與友可曰可其才名不忝三謝第古來三謝神于詩賦文或不逮耳余于友可有厚望焉

曾粵祥集序

大江人文甲于天下而臨汝近多才士云如膳部帥惟審博士湯義仍孝廉謝友可黃憲子諸生謝曰可皆余文翰交晚得曾子粵祥每以著作質于不佞且曰願先生誨焉曾子才弘而思工學富而語達諸體合作余愛其賦也夫不歌而頌古之賦也登高能者可爲大夫焉常而爲詞有馬相如變而爲騷有屈子平乃揚雄競爲高麗故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能讀千首可善爲

之若鸚鵡鷓鴣銅雀臺諸人膾炙千古孟堅兩
都賈誼鵬鳥是蕪長也賦樂平館而昧經術賦
皇太子而雜滑稽是徧至也善乎陸機曰詩緣
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謝朝華于已披啓夕
秀于未振劉勰曰學淺空遲才踈徒速理鬱而
貧辭溺而亂博聞爲饋貧之糧一貫爲拯亂之
藥有含筆腐毫輟翰驚夢研之十年練之一紀
者賦之難爲自古道之國朝諸名家止備一體
塵塵古人糟粕耳太冲以後無賦焉談者曰賦

宮殿而有出靈光景福乎賦江海而有出玄虛
景純乎賦別恨而有出文通乎賦歸田而有出
平子乎古人先之謙讓未遑非通論也曾子文
則氣體高妙詩則藻思綺合充其才因物造端
可抽毫而賦也充其賦擲地爲聲可古人對壘
也昔楊雄悔少年作雕蟲耳壯夫不爲甘泉玄
經竝傳矣長揚法言竝傳矣後世有子雲非賦
耶人言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
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曾子年方少吾懼其奇

巧也思以節之故述所聞敘焉



